



回家,过年!

回家的心情只想叫一声妈

临近故乡时已经是黄昏,仿佛跟我的心情有关
靠在大路的槐树下,纷纷落下来的麻雀
在跟我说一些不认识的话

我对坐在院坝的三表叔打了一个招呼
他正在编织一个背篓,篾条弯来拐去
两眼昏花的问我这是哪家的孩子

田野上,被黄昏的布景织下绫罗绸缎
多么光滑的质量,把夏天的炎热也染上牡丹
的艳丽

风中的院门,是谁家的笛子吹出了远处的群山

背包塞进了屋,人塞在了床上
归来的心情只想叫一声妈

我在堂屋里喊,又在灶屋里叫

这一年四季啊,这年年四季啊
桃花开过了,杏花已结了果实,白花花的梨花
开在母亲的发上

我想在人世间撒一把黄昏的盐

回家的心情

□程 鹏

又想在天上来撒六月的雪
母亲颤巍巍走出来的样子,端着一碗稀饭

人也累了,心也倦了
鸟也剩下最后的叫声,让我的心淡得是一瓢
凄清的水
躺在沙发上,脑中的汽车还在山路上奔驰

是故乡了,回到了家
家的概念在打工的岁月里变得模糊,潮湿没
有趣味
和母亲说了一晚上的话啊

尽是一些家事,我这个只说喜不提悲的人
外表逞能
内心的惶恐,我一夜也没有说出来

回家过年

聚到这里来归乡的人都是我亲人
清晨八点的站台,站满了冬天的况味
张张面孔带着望乡的表情
仿佛已经走过了湖南,湖北与四川交界的地段
他们面上的肤色就是我脸上的颜色
拗口的方言听上是左邻右舍
昨晚喝过了离别的酒,空酒瓶还提在手中
今天就要离开了,明天还要回来

是深冬了,归乡的影子在车身上那么短
那么多的行李,堆挤在一起
像一块块石头,都筑起了回乡路

这来来去去的命运,多么像异乡的棉被
温暖着身体荒废着内心
十八岁,或三十五岁都是复写纸
都是复印机,只是在重复着同一个动作

带回老家的是一架躯壳
是一个躯壳带着另一个躯壳回乡
遗忘在城市的青春,没有合适的背包
也没有合适的邮票

这有声的世界让一群哑巴变得更加沉默

站台上一阵涌动,一辆大铁巴士

把所有的离愁别绪搅得破烂不堪

来深圳探望儿女的老大妈也要回家过年

她的儿女们来相送

拖着,拽着,殷殷哭着也挽不回她

归家的一颗心啊

所有儿子儿媳都往老大妈身上塞钱

仿佛钱才能表达他们的孝心

大儿子跳了起来,老娘,你舍不得

柑桔树,你孙子说他回家给你砍了

他说话眼睛圆睁,仿佛用尽了力气的悲痛

老大妈愤怒地站起来说,他敢

谁又真正舍得自己的土地

春节是一列绿皮火车
只一列,却会挤下千万个乡愁
那绿模拟着故乡庄稼的颜色
漾着熟悉与亲切
拼命挤上去,我就能回家过年了
就能在吃年夜饭时,为母亲
盛一晚热气腾腾的好日子,为瞎眼的姐姐
夹一块喷香的祝福

春节是一列绿皮火车
坐在热烈的氛围中,我竟一下子
想起了还未钻进我口袋的工资
从安全网的破洞中坠下去
提前与阎王相见的工友
泪花一朵,两朵……忍不住
沿着双颊的溪水,飘落

春节是一列绿皮火车
这美好的事物如梦,一闪
就飞驰而去了,我要面对的
仍将是现实的生活

一对泥工夫妻

春节回家乘车时遇到一对泥工夫妻
他们扛着一个脏兮兮的箱子
提着一个磨破了边的塑料桶
和一辆破破烂烂,但仍舍不得
贱卖的自行车
男的有些苍老,穿着一件陈旧的休闲装
一双与灰尘纠缠不清的皮鞋
女的脸蛋白净,穿着一件崭新的红毛衣
显得年轻、妩媚
却一伸手,就泄露了
她手背上流脓的秘密,我知道
那是水泥给她咬下的伤口
一种很多人都生过,但无法彻底治愈的病痛
他们和我们口口子谈起工地上的劳累
老板的阴险,拖欠的工资,涨得越来越凶的物价
美好却又短暂的春节
望着他们无奈的神情,我转身
看了看我瘦弱不堪,累得头晕眼花
却依然要在工地上上班的妻子

(外二首)

□商希恒

我一时语塞,竟无法说出话来

饭菜要吃人

饭菜要吃人
你有没有看见过
在春节回家途中,在一个高速公路服务区门前
饥饿的肚子嚷着要吃饭
而盘中那些原本老实巴交的谷子
大豆、白菜、萝卜……
一个个挥舞着手臂,叫我拿出三十元钱
才能买回它们,它们仿佛
张着大嘴,要将我
吞进它们贪婪的肚里
瞧着它们凶神恶煞的样子
想着我羞涩的钱包,想着我破碎的家
想着我身上赛跑的汗水
我只好咽着唾沫,慌忙逃离
任肚子呻吟不已,任寒风
将我,从头,砍到
脚跟



2013年,我陷入了一场精神困境,很长时
间里我无法走出来,在最苦闷的时间里,接受
各种现实的打击。我开始了文学创作外的思
考,开始思考自己的终极命运。我开始了转身,
把我自己曾经固有的面貌打破了。2013年过去
了,2014年来了,我希望在新的一年竖起自己的
自信,能够完成我设立的目标,在文学创作
上有新的探索。

——程鹏

打工漫长,归途短暂 (外一首)

□陈传贵

回家过年

腊月,天空飘散着年味
两袖清风之间
一张车票从青岛火车站出发
在密密麻麻的人海中奔向汉口
再奔向重庆忠县凹山
一个越来越空寂的小山村

这一年,山村的亲人又逝去几个
良田沃土又荒几亩
清亮的河水又瘦几圈
果树苗又高几尺
小黄牛尾巴又长几分
父母衰老的皱纹又添几行
妻子的爱又增几分

挣不挣钱,回家过年
用一份单薄的责任交代人生;
列车停启多像我歇息又出发的漂泊
我的故乡与亲人啊!
茫茫众生的多少等待拥挤挣扎
都只为回去再多看你一眼



马上回家

赵春青画

咀嚼了一年的酸苦 (外一首)

□寂之水

轰隆隆,轰隆隆
熟悉的催眠曲,哄着漂泊的人儿进入了梦乡
难得一见的笑容在他脸上轻轻荡漾

突然,火车踉跄了一下,把他甩向另一边
似乎遗落了什么,睡梦中的他不停地轻声啜泣
微澜在我眉间的笑意消失了,沟壑丛生
仿佛他经历过的疼痛,正发生在我的身上
他咀嚼了一年的酸苦,重新被我咬动、回味

他的眼泪好像回到了我的眼眶,正要溢出
目光触及的风霜,也仿佛正长在我的头顶上
此刻,我希望火车跑得慢一些
摇篮曲的音韵再柔一些,他睡得再深一点

我们整理好了疲惫的身躯
可以慢慢等待,灵魂跟上来

雪花又爬上了枝丫,远方的孩子
你有没有赶上回家的火车

田地里的阿妈已累弯了腰
她在盼望,像盼望从战场上回来的士兵
她准备了庆祝的酒菜,期待着团聚的归期

这是第几个年头了,为什么还不回家
你在遥远的南方吗,为什么杳无消息
阿妈眺望的眼底涌起了迷雾,像远处的战火

她已热好饭菜,你正在路上赶吗
你不回家,她心里就没有太平的日子

等待的阿妈

程鹏:原名程和祥,80后,在《中国作家》
《诗刊》《天涯》《文学界》《滇池》
《星星》等发表作品;有作品被选入《最佳诗歌
精品选》《打工文学精品选》《2009年散文诗
年度精选》《2012年中国诗年选》等。2008
年获第一届安子·中国打工诗歌奖主奖。

创作理念:从现实的残酷中提取诗意,打
破风格,探索诗歌的更多可能性。

寂之水:原名刘丽华,女,1984年12月
出生。湖北阳新人。文字散见《星星》《诗选刊》
《西北军事文学》《佛山文艺》等杂志报刊,由
潮诗从出版诗集一部。

创作理念:立文须修身,重视自身情操的
修养,是写好文章的根本。

陈传贵:笔名:凹汉。1976年生于重庆忠
县,在《诗刊》《星星》《长江文艺》《北京文学》
《广西文学》《草原》《山东文学》《时代文学》
《文学界》《黄河文学》等刊物发表诗歌300余
首。"第三届安子打工诗歌奖"提名奖获得者,
出版诗集《沙鸥泊》,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创作理念:底层诗歌蕴藏了对底层劳动
者不屈不挠坚忍不拔积极向上的态度。

商希恒: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已在《北
京文学》《诗选刊》《扬子江》《诗潮》《绿风》《中
国诗歌》《青年作家》《上海诗人》等报刊发表
诗文400多篇(首)。诗作《红薯》被2009年7
期《语文教学与研究》转载。

创作理念:诗是现实生活的镜子,照出民
众的疼痛和呻吟。

王禾:原名王家有,曾用笔名家禾,湖南
衡阳人,1974年5月生,诗人。作品散见《诗
刊》《诗选刊》《星星诗刊》《绿风诗刊》等,2006
年被评为"东莞十大青年诗人",多次获奖。
1996年出版诗集《雪地玫瑰》,2013年6月出
版员工心态管理专著《与公司同成长》,被多
家大型企业定为员工培训必修教材。

创作理念:每一首诗歌是与灵魂的相遇。

本版插图:赵春青 书法:李法明

“许多时间,像烟”。只记得好像是顾城的
一首诗,具体内容早已淡漠了,每每想起这一句
诗,心中就会涌出那些如烟似梦的记忆,那些过
去的时间,就像是烟,特别是和故土关联的旧
事,蔓草般堆积,理不出头绪。在这些看似记得,
却往往难以清晰呈现的画面中,最难以忘怀的,
大约就是那些成长土地上故乡场景的思念了。

对大多数背井离乡的人来说,故土的情
结莫不如此。在经济发展非常不平衡的辽阔
土地上,对那些社会结构大转型中被动卷入
迁徙大潮的打工者来说,这种感觉尤其强烈。
这些主动或被动在观念上被土地塑形的人们,
在远行的日子里,内心总是萦绕着对远方
的思绪。冬日的下午,透过云层的阳光和内心
深处家乡的阳光是不一样的,暮春的清晨,水
泥地上行走的打工者更容易想到托着晶莹露
珠的绿叶。“凝望着那两行思念浇铸的铁轨”

(禾禾),人、物的界限在思乡中消失了,山
山水水都溢出亲人的味道。于是,回家成了最
强烈的愿望。

在多年的城市建设进程中,城市对打工者
已经很熟悉了,但很长一段时间里,城市的文化
却不是那样,精英们甚至是用身份的印记来隔
离他们,结果是迁徙变成了漂泊,回家之路累积
成刻骨铭心的记忆。在一些人荣归故里,一些
人衣锦还乡的时候,他们“带回老家的是一架躯
壳”(程鹏),在他们的群体之外,您理解这样
的情诗吗?多少人幼年往向的春节欢聚,在他们
的眼里复杂起来,团聚之外,“春节是一列绿皮
火车”(商希恒),绿皮车隆隆的声中,“难得一见
的笑容在他脸上轻轻荡漾”(寂之水)。

我尝试着理解这些溢满愁绪的现实生活
之歌,虽然在我看来诗歌只是一种情绪。尽管
有《唐璜》,有裴多菲,甚至有波德莱尔,但我始
终不能将诗与思想联系起来。我没有一丝
不崇拜之意,不过疑问是“我们整理好了疲惫
的身躯/可以慢慢等待,灵魂跟上来”(寂之水),
难道真的就是这样吗?还是只能是这样?

客观说,打工者的诗我了解的范围狭窄,
这难免在认知方面带上主观的色彩,但我仍
然坚持认为,在现实的叙述中,“打工文学”
似乎难以跨越群体的困局。对打工群体来说,
那么特别的回家应该是“打工者”独占的吗?
我们是靠积累财富脱离队伍,还是用共同的力
量告别“绿皮车”呢?这也许只是幕间插曲吧。

在阅读“打工文学”作品的时候,我很希
望“打工者”这种称谓符号是偏狭的,我希望
他们不是特别的群体,大家可以站在同一个
地平线上勾画共同的世界。

迁徙、漂泊,甚至回家,都是语义上的所
欲。不仅是我们生长的地方看着我们成长,那
些我们经过的地方,那些我们驻足的地方,也
会看着我们成长,并且会一直目送我们去远
方,那个如烟的远方。

落叶随风。希望明天不再纠结于回家,
纠结于路途,纠结于“打工者”的牢笼,纠结于何
处才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既然那些过去的时间
如烟,那么我们就共同面向未来吧,不再
“呈现着异乡生活的艰苦时光”(凹汉)。诗歌是
这样,我们“打工者”也是这样。

在海风料峭的南方,似乎转角就遇到了
冬天。年头到年尾,似乎就隔着薄薄的时光,
我还能看见站在时光不远处的自己,那孤独
的背影,那坚毅的脚步,那不敢回首的眸子。
不小心走到了年尾,游子的候鸟情结卡在
路上,眼里塞满了大街小巷,提着大包小包,
归心似箭的人,心底挤满了密密麻麻的情愫,
说不清道不明的,还是那个明天。由此北望,
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家。我想对自己说,无论季
节如何变换,我的心依旧执著,我的希望永远
属于春天;无论有多少牵绊,我爱我的家,我
的孩子,我的明天,爱那些为了春天奔波在路
上的人们!

——禾禾

落叶随风

□欧阳

家,一个让人想到就幸福的字;家,一个让人想到就心酸的字。有
家,就有一生的牵挂。挣不挣钱,回家过年,只为再多看你一眼,我的故乡!
本期,特刊发5位打工者回家过年的诗歌,希望成为已走在回家
路上以及那些有家难回的人的一剂“心灵解药”。

——编者按